

## 以色列国会听证会：反对中共活摘器官

【明慧网】近日，以色列国会举行听证会，谴责中共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国会副议长表示，犹太人对于制止在中国发生的迫害有着道义上的责任。

据美国《圣地亚哥犹太人世界报》(San Diego Jewish World) 2014年2月20日报导，以色列国会副议长默舍·费戈林(Moshe Feiglin)于2月17日在以色列国会自由大厅举行的特别会议上说：“反对在中国发生的反人类罪，这是我们犹太人民的道德责任。”费戈林在听证会上表示，法轮功学员被关押在中国的劳教所，他们受到折磨，他们的器官被强行摘取。

听证会上，以色列心脏移植专家杰克伯·拉维(Jacob Lavee)医生曝光了一个惊人的消息。拉维是Sheba医疗中心主任。他列举了中国医生王国齐在美国国会上做证的例子。王国齐当时负责从要被执行枪决的犯人身上摘取器官。犯人的肾、皮肤和眼角膜被摘取后，仍然活着，就被塞进一个尸体袋，最终被送进焚化炉。当时负责监督行刑的警官告诉卫兵：别浪费子弹，他不会活着的。

近两周以来，以色列社会十余家主流媒体连续报道法轮功受迫害和中共强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相关话题。



以色列国会举行声援在中国受到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听证会

国家电视台 i24 新闻采访了曾因调查中共迫害法轮功而获诺贝尔和平奖提名的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电视台主持人在节目前介绍说：法轮功是一种精神修炼方法，于1992年从中国传出。法轮功结合了五套优美的功法和打坐以及道德学说。但是1999年中共当局感到了威胁，开始迫害，把修炼人抓到劳教所里，进行“再教育”。法轮功的理念“真善忍”是“全世界所有人的道德准则”。◇



剪纸：打坐

我曾是一个癌症病人，身患乳腺癌和多种疾病，做过多次手术，满身都是刀疤，最后医生给我判了死刑，说我最多还能活3—5个月，只能回家等死。

那时是1999年初。我当时非常痛苦，很不甘心，我还这么年轻，怎么就要死了呢？无奈之下我抱着一线希望给中央电视台写了一封信咨询，很快就收到回信并建议我：炼法轮功。我还从来没有听说过法

## 中央电视台曾建议我炼法轮功

轮功，到处打听终于找到了，从此我走上了修炼法轮功的路。

在我开始炼功的第三天，我的身体就得到了清理，大量的鼻涕、眼泪、痰不停地流、吐，真是翻肠倒肚，吐的东西又脏又臭又恶心。开始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后来一同炼法轮功的功友告诉我：“这是师父给你清理身体，说明师父管你了，是好事。”

从此我就每天到公园炼功，和功友们一起读《转法轮》这本书，我的身体一天天好起来，精神愉快，心情舒畅，气色也很好。认识我的人都觉得不可思议，为什么一个快要死的人突然就这么好了呢？人们都问我是哪个医院医好的？吃的什么药？我如实告诉他们：“我哪个医院也没去，什么药也没吃，就是炼法轮功炼好的。”大家都为我高

兴。

正在这时候，1999年7月22日电视媒体开始铺天盖地攻击诽谤法轮功。我百思不得其解：我炼法轮功是中央电视台推荐的，它怎么就自己否定自己，出尔反尔了呢？我才炼了几个月身体就起了这么大的变化，这么好的功法为什么不让炼了呢？我非常痛苦，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眼泪流个不停。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我决定去北京为法轮功上访，反映我的心声和真实情况……

到今天已经十几年过去了，在这期间，因为我坚持修炼法轮功，中共不法人员多次非法抓捕我、迫害我，还冤判我五年徒刑，但是曾被医院判了死刑的我依然健康地活着。我用我的亲身经历告诉人们：法轮大法好！◇

# 从玩世不恭到贤妻良母

【明慧网】我是个80后的女孩，从小生活在一个吵吵闹闹、打斗不休的家庭。我幼小的心灵伤痕累累，感到人生迷茫、无望。

## 走向堕落

在恐惧与不安中长大的我，性情暴躁，厌恶人生、厌恶这个世界。16岁那年，我离开家到青岛打工，心灵的束缚一下子解脱了，随心所欲，沾染了很多恶习，大把的花钱，为了找刺激，每天喝酒、赌博，用“玩世不恭”来形容都不够……。

清醒时，也知道我的人生不该这样走下去，很后悔堕落到这一步，可想回头又回不了，就这么醉生梦死地混着。

## 改邪归正 绝处逢生

不知不觉到了婚嫁年龄，经同学介绍我认识了现在的丈夫。交往中，知道他的父母都修炼法轮功。那时候受中共宣传的影响，心里对法轮功很抵触，就想，结婚后一定要改变他们，不能让他们再炼。

婚后，为了保住这个婚姻，以前的恶习似乎收敛了，但想完全改掉，根本做不到，稍不如意就“旧病复发”，毒瘾还时常侵袭着我。婆家因刚买了房，经济不宽裕。我却在很短时间就把娘家陪嫁的几万元钱挥霍一空。

和公婆一起生活时日长了，观察到公婆完全不是电视、报纸宣传的那样啊，他们勤劳、善良，善待与其接触的每一个人，我和他们生活在一起感到很温暖。

我怀孕的时候，婆家经济仍不宽裕，婆婆穿的秋裤补了又补，可她千方百计地给我买好吃的，甚至买来海参给我补养身体。然而，不管他们对我怎么好，我满脑子装的

都是电视里中共对法轮功妖魔化的宣传画面，他们对我讲法轮功真相我也不相信。

正值甲型流感盛行时期，报纸刚报道一患甲型流感的产妇，生完孩子就死了。我的孩子也出生了。产后我高烧不退、双肺炎，一直住院治疗，仍不见好转，眼看着针都没处扎了，奄奄一息的我吸着氧气，看着刚出生的孩子，我觉得我已濒临死亡，好可怕……

婆婆心疼地教我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说能得到神佛的护佑，我依然摇头。这时，一位眉清目秀的年轻护士走过来（后来才知道她已四十多岁了），面带微笑，我听到她温柔地说：“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对你恢复健康真的有帮助。”我很吃惊，看着她，想：她怎么也这么说？难道婆婆说的是真的？法轮功是佛法？是中共在诬陷法轮功？为什么这么多年他们顶着严酷的打压始终不放弃呢？为什么……

求生的欲望让我决定听一次护士的话，把自己心里的那个法轮功放下，先诚心诚意地念念那九个字看看。于是就一遍接一遍地真诚地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从下午默念到晚上，念着念着我睡着了。

神奇的是，一觉醒来，我居然全身不难受了，喘气也顺畅了，危险的症状全消失了！我的身体很快康复了。我的内心受到很大的震撼，原来婆婆说的都是真的啊！可我还是困惑：“法轮功为什么会这么神奇呢？”

我迫切想了解法轮功，焦急出院回家。回家后，我立即捧起了《转法轮》。

我一句句地看了起来。书中那

些博大、精深的内涵我第一次接触到，太好了！接下来，我感到我的身体里有东西在转，到处转动，越来越强烈。婆婆说：“是师父给你下法轮了。”这太让我惊讶了，我哭了……

多少年来无神论的禁锢、中共对大法抹黑的宣传，在事实面前不攻自破。从那天起，我真正地走入了大法修炼，按照师父教导的“真、善、忍”做人，戒掉了以前种种不良习惯。我懂得了人生的意义，对生活充满了希望，心里感到从未有过的踏实和幸福。每次回娘家，我都会给爸、妈讲述大法的美好。他们看到我的变化，自然由衷地高兴。

## 大法挽救了我的家

就在孩子两岁多的时候，我的婚姻亮起了红灯——丈夫有了外遇。婆婆先知道的。婆婆想到我也是修炼人，就没有瞒我。我和公婆一起切磋，我们互相提醒要善解冤怨。

在百忙之中，我放下水果店的生意，鼓起勇气，约了丈夫及那个女孩一起吃饭。我讲传统文化中的善恶因果，劝他们改邪归正、做个好人。谁知那个女孩说：“我们愿意一起下地狱。”我没有为其所动。

丈夫每天和那个女孩鬼混着，我心生慈悲，真心为了他们未来着想。有一天，我买了四十多元一斤的大枣去看望那个女孩，再一次和她畅谈。她被感动了，对我丈夫说：“你找了个好媳妇，你的父母太好了！”她坚决要离开我丈夫，劝她回家好好过日子，她不会再担当那种不光彩的角色。

大法使我们这个五口之家重归美满！我无法表达对师尊的感恩！

◇



# 现代法西斯集中营“湖北省法制教育所”的罪恶（六）

## 恶人恶行

### （一）湖北省法制教育所的领导层

（1）张幸福，在迫害法轮功中爬到湖北省劳教管理局副局长的位子，然而他的罪行逃脱不了记录。一九九九年九月沙洋劳教所开始非法关押并在迫害中“转化”法轮功学员。二零零一年四月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报道了湖北省荆门市的段某，被沙洋劳教所“感化”成功“转化”的故事。段某在节目中自称她因“修炼”法轮功，视丈夫张海良为“魔”，用菜刀砍杀睡觉中的丈夫，被丈夫躲过，而段某在沙洋劳教所女队被警察感化，云云。可是，事实真相是：沙洋劳教所政委张幸福以恢复段某在荆门市城建委工作，并把其夫调荆门

市工作为条件，让段某诽谤法轮功。段某答应了此条件，为实现交易，段某还先在荆门市沿街表演，做公开“控诉”几十场，后向湖北省政府送歌功牌。这些表演，被中共广播电台和央视“焦点访谈”看中。张幸福在这前后的政治秀中赢得了大奖。湖北省“六一零”选中沙洋劳教所“转化”班子作为“湖北省法制教育所”基干。张幸福迁到武汉，带来第一批沙洋狱警：田明、毕慧琼、龚健、刘琼、何伟、江黎丽……并将沙洋劳教所的病毒一般的迫害手段，带到“湖北省法制教育所”。

（2）张修明，五十多岁，皮肤微黑，秃顶，转业军人，曾在沙洋劳教所任迫害法轮功的重管队队长，因整人有一套方法，当湖北省法制教育

所成立时，被任命为副所长。他早年在部队混了十几年，转业后来到沙洋劳教所。张修明在担任六大队大队长期间，组织劳教人员和当地群众械斗，致伤多人。二零零一年六月，张修明指使多人残酷电击、毒打天门市法轮功学员李炳华（此案因其残酷被联合国备案），被劳教所副政委周水庆赏识，成为严管大队大队长，开始了他的“严管队”队长生涯。严管队是特警、打手、包夹构成的狱中之狱。

警察的口头禅是：“叫你们生不如死，打瘫了送医院，打死了拖出去埋。”包括张修明在内，司法警察多人有打人致残的罪行。（待续）

请您伸出援手



## 兰州市贺建中被劫持一年多 老父悲伤离世

（明慧网通讯员甘肃报道）甘肃省兰州市法轮功学员贺建中被绑架、非法关押一年多，九旬老父悲伤离世，老母伸冤无门。老父离世前还一直念叨：修真、善、忍做个好人，为什么要抓呢？

贺建中，50多岁，曾经被非法判刑7年，在兰州监狱（即大砂坪监狱）遭受迫害，2003年5月1日被非法关入禁闭室，戴着重38斤的脚镣，监狱自制的手铐，用铆钉钉死，铁链把手和脚绑在一起，腰根本直不起来，吃饭时不打开手铐，只把铁链取掉，不给筷子，自己想办法扒着用手吃，脚镣“啃”肉，时间不长，肌肉严重萎缩，脚镣上的方钢重得要把人的骨头都压碎，贺建中绝食抗议迫害九天，脚镣、手铐才被去掉，关一月后才被放出，出禁闭室时走不成路，由旁人搀扶，长时间拄一木棍或扶旁人肩膀走路。

贺建中2008年脱离监狱黑窝；2012年10月28日被兰州市城关区



酷刑演示：脚镣

国保大队恶警陈志凯一伙绑架后，一度被非法关在龚家湾洗脑班。

2013年3月26日，贺建中被兰州市七里河法院以“破坏法律实施罪”非法开庭。在法庭上，家人请的北京律师以强有力的证据证词做了无罪辩护，并指出公民在中国修炼法轮功完全是合法的，拥有法轮功资料也是合法的。贺建中没有犯罪目的，没有犯罪手段，没有受害的对象，没有造成任何损失，何来犯罪？律师要求无罪释放。

之后，贺家人多次找到或打电话到法院办案人王昭、杜春由，被

告知已报市中院审批。一直到9月22日才告知由于证据不足已被退回到七里河检察院。家人找到检察院，被告知已退回城关国保大队补充证据。10月10日城关国保大队办案恶警逼着贺八旬老母在他们迟到的伪造的搜查证上签字，被拒绝。贺母说：当时搜查时你们不出示任何证件，逼着我在搜查清单上签字，而且清单也不是一式两份，这些都违反了警察刑法的规定。清单上的数字由着你们写，想写多少写多少。这还是证据吗？这样的证据我根本不承认，这是伪造证据。11月底案子又被送到市中院，一直到现在还在中院。

二次的非法关押迫害给贺建中的家人造成非常严重的伤害，年已九旬多且体弱多病的老父亲因盼儿心切，于2013年11月悲伤地离世。现已八旬白发苍苍的老母还要面对恶警的刁难、公检法司人员的冷漠，老人盼着贺建中早日回家。◇

# 从基本科学想到的……

原子的大小（约 1 埃米）等于一厘米的亿分之一。原子核大约只有原子直径的十万分之一（1/100000），大概相当于把一元硬币放在一个飞机场里，活动空间非常大。（插图电子、质子等都放大了无数倍）所以铀原子的 92 个电子绕着原子核转也碰不着。但如此巧妙的布局是谁安排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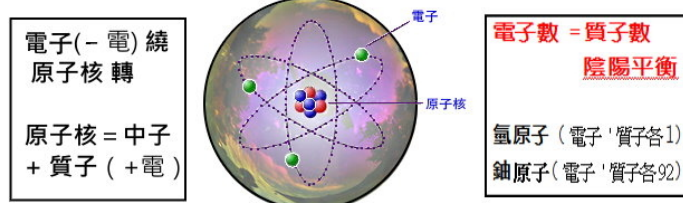
世间万物都由粒子构成，而人的眼睛只能看到由分子组合成的物体。比如，石头、土、钢铁、塑料等等都是由原子组合成其相应的分子而构成的。就像氧分子（O<sub>2</sub>）是 2 个氧原子（O）构成，葡萄糖分子由 6 个碳原子+12 个氢原子+6 个氧原子组合而成（分子式 C<sub>6</sub>H<sub>12</sub>O<sub>6</sub>）。不同的分子组合成细胞、结晶、化合物等等，变成我们人能够看得见的万物。

然而，那些由比分子更小的粒子所构成的物质与生命，比如神灵等等，人的眼睛就看不见了。而更小更微观的生命形式呢？

有人会说，看不见的我就不信。

有这样一个笑话，说有一个人，用一张网从海里捕

原子結構圖



世间万物都是由大小不同的粒子构成的，而人的眼睛只能看到由分子组合成的物体。

鱼，网眼的大小是六英寸，捞了一段时间后，他非常肯定地得出一个结论，说海里没有尺寸小于六英寸的鱼。你觉得他可笑吗？那么，固执地认为“人看不见神，这个世界上就没有神”的人是不是犯了和他一样的错误？

2013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恩勒特教授，被誉为“上帝粒子”之父，但他认为：“上帝粒子很有可能不是宇宙最终粒子。”科学家赫奴克斯说：“每一个新的发现就会带来新的十个无解的问题，我们对物质的了解还很少，还有太多的未知数。”

赫奴克斯又特别指出，“恩勒特只是对宇宙中 5% 可见物质的发现，还有 25% 是暗物质，更多的 70% 是暗能量，是人目前还无法了解的。”（文/山之子）◇

## “草原英雄小姐妹”背后的故事

发生在四十多年前的“草原英雄小姐妹”的故事可谓家喻户晓，很多人为之感动，如今还以动画片和儿歌等形式流传着。当时在内蒙古年仅 9 岁的玉荣和 11 岁的姐姐龙梅在为生产队放羊时遭遇暴风雪，两人始终追赶羊群，从中午开始一直到第二天。姐妹俩整整奋斗了 20 多个小时直至晕倒在雪地里。因为严重冻伤，二人都做了不同程度的截肢。由于她们的英勇事迹，被誉为“草原英雄小姐妹”。

可是，是谁发现救了她们呢？那时的报道说是一名铁路工人。四十多年后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做过一档访谈节目，题目是《草原英雄小姐妹背后的英雄》。该节目披露了真正的救人者。其实救命恩人是右派分子哈斯朝禄和他的儿子那仁满都拉。按照那时的逻辑，人民的敌人决不能和小英雄沾边。虽然他们救了草原英雄小姐妹宝贵的生命，但他没有资格被宣传。更可悲的是在以后的宣传中，救命恩人反被塑造成了“反革命分子”、“偷

羊贼”、“坏分子牧主”等形象。

因为党的需要，救命恩人成了“偷羊贼”。同样因为党拥有整个国家的财产，人民的生命在“集体”的财产面前，就比几头羊羔还要贱。为之而献身的人便被党树立起来，号召全国人民向他们学习。于是就出现了一个又一个知名和不知名的英雄人物，比如在水灾来临时，竟有战士们跳下去用肉体保护大堤……

其实“草原英雄小姐妹”的故事里还有一个被人忽略的细节，就是为什么是两个小孩在大冬天为生产队放羊，而且走失了一天？中国问题研究学者陈弘莘曾公开指出，实际情况是龙梅和玉荣两姐妹的父亲跑去喝酒，把羊群交由姐妹俩照看，结果造成了孩子被冻残的悲剧。这个人间悲剧却因为中共宣传的需要，摇身一变成了小姐妹在风雪中勇救公社羊群的“英雄事迹”。

有人说，这些陈年烂谷子还提它有什么意思。其实，翻开中共的历史，谎言无处不在，受害者有两



在央视播放的“自焚”录像中，王进东面部烧坏，腿上的棉衣烧烂，但他两腿间盛汽油的塑料雪碧瓶却翠绿如新，最易着火的头发也还完整。警察拎着灭火毯在一旁等待，直到王进东对镜头喊完“口号”才把毯子盖上。这到底是“自焚”还是“演戏”？

方面，一是侵犯了人们的知情权，让人是非不分，做出落井下石的事；二是那些被谎言诬陷的所谓“坏分子”被无辜迫害。时至今日，对法轮功的迫害仍是如此。比如，一提法轮功，有人就想到所谓的“天安门自焚”，其实，央视“焦点访谈”播出的漏洞百出的“天安门”自焚伪案，正是中共出于政治需要，是对法轮功抹黑宣传。这种宣传掀起了民众对法轮功的仇恨，在“自焚”伪案推出后，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人数明显上升。◇